

通訊處：北平市黨部街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週刊編輯處

# 國語週刊

Gwoyeu Joukan

## 目錄

讀白滌洲先生文	黃學周
日本國語審議會官制	溫錫田譯
完成簡字運動計劃提要 (未完)	陳光遠

### 輓白滌洲先生文

黃學周

啊呀！白先生死了！這是多麼慘痛而不祥的消息呀！在沉悶的中國學術界，尤其是音韻，語言學，忠實地為發明新的貢獻而努力的學者，本來就是很少，怎能夠禁得起這樣的一折再折的殘酷地摧折呢，在這個新的學術剛在萌芽的時期？但是他竟追隨着劉半農先生之後，忍心地和我們長別了！這種損失，不僅是我們同志間的一種慘劇，實在是我們全中國的學術界的一種重大損失！也可以說是我們全民衆的重大損失！我們已經是顧不得爲友誼間情感的悲悼，不能不爲全國的學術界，和全民衆痛哭流血的死了！

白先生在語言學上的研究工作，的確是劉半農先生的一個絕大的幫助。在劉先生被回籍熱擱擱了去之後，我們雖然感覺到損失的重大，但還認爲繼起有人，熱烈的希望着白先生能把未完的工作，替他整理出來，給語言學界放出一種偉大的光明。誰知道現在這種希望，却竟變成了絕對的失望！我們所期待的領導民衆的先知先覺，竟會相繼地拋棄了這個枯寂的世界，把他們研究所

得的東西帶到無情的黃土裏去了！

我認識白先生，是在他到滬海路沿線來調查入聲的時候兒；我對於音韻學的認識，就是在這一次發動，同時我對於國語羅馬字的興趣，也是在這一次激發。平時談音韻學，他總是說：「入聲跑那兒去了？」唉呀！現在，入聲跑那兒去了？誰還能打破這個謎呢？

在國語羅馬字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之後，白先生要離開鄭州的時候兒，他對我說：「趙元任先生就要替商務印書館灌國語留聲片，要加國語羅馬字，……我那個標準國音留聲片課本，請馬上編好，送到中華書局出版。……」這些話到現在還在我的耳朵裏，想着還記得清清楚楚。我因爲大會以後，一切要結束的事情太多，本路上的事務又很忙，直到前三四天，才開始來做那本留聲片國語羅馬字課本的說明。現在已經做了一些。在那一天晚上十二點鐘的時候兒，我還在那裏做這種工作，忽然接到北平的一份兒電報，原來是魏建功先生打來的。不看還好，看了之

後，使我拿着電報，呆在那裏出神，不覺得眼淚直滴。啊呀！啊呀！白先生死了！白先生真死了嗎？我還在懷疑着電報的錯誤。但是反覆地來看，却明明白白地寫着，「滌洲回平。傷寒無效，於文寅去世，關注謹聞。」這個電報是假的嗎？才由電務員那兒送來的，一點兒也不會假；翻譯的人翻錯了嗎？從頭到尾，沒有一個字可以懷疑的；這一定是不會錯！那麼，是魏先生的傳聞誤會了嗎？他們却是耳聲嘶磨地相處很近，更可以決定沒有一些兒的差錯！啊呀！啊呀！白先生真死了！白先生真死了！

不錯！前天黎先生給我來一封信說：白滌洲回來了（肺炎，不很重）。怎麼魏先生來電報說是傷寒死了呢？在我接到黎先生的信的時候兒，正在想寫信給他，問問他的病，安慰安慰他；啊呀！他死了！向誰安慰呢？

天下的事真巧，做別的事的時候兒，接到電報還好；剛剛我正在看白先生編的那本標準國音的時候兒，剛在出神，就接着魏先生的這封電報，這是多麼巧呢！書在人在，不看那本書還好，看見那本書，更是格外難過！

今天早上看世界日報，有一段廣告是劉半農先生治喪啓事，說：十月十四日在北平北京大學第二院大禮堂舉行追悼會，……

唉！白先生是和劉先生一塊兒出發到蒙古去的，半農先生回到北平沒有教就死了，在十四日爲劉先生開追悼會，感傷之極，我想白先生爲第一人；到那天什麼報告病狀，一定非白先生擔任不可。想像這種情況，我雖不能夠到北平去參加劉先生的追悼會，白先生如何報告……心裏也是這樣捉摸。唉！白先生就等不到十四日，而不在世上來追悼劉先生就跟着劉先生一道兒跑。白先生您是不是跟劉先生有祕約？或是劉先生沒有完成的工作，要您去商量呢？記得見白先生的時候兒，他說他的身體怎麼好，他是什麼都不怕；有一次和汪怡先生談話，他說白先生是蒙古人，什麼樣的回籍熱他都不怕。唉！回籍熱沒有死白先生，現在就給傷寒奪了他的命。不怕，不怕，我往後再不相信你了！

中國實驗語音學的探討，第一個是劉半農先生；劉先生死了，接續他的方法來研究的，除了白先生之外，恐怕很難找出第二個人來。死神爲什麼這樣殘忍，竟不容他完成了全部遺作，而使我们失去了這一盞明燈呢？

半農先生到西北去考察方言，他死了以後，全部工作是要白先生給他完成的；白先生死了，這部工作什麼人給他完成呢？白先生……他大部份的工作又什麼

人給他完成呢？我不爲白先生哭，我爲中國的音韻學語言學哭！

白先生的身後，遺留下來的著作是很多的，但是我不常在北平，知道的很有限。他去年應上海中華書局之約，去灌標準國音國語留聲片，這件事我知道的很清楚。當時我跟他計劃要把國語羅馬字一起編進去；今年春天我到北平的時候兒，他灌的那套留聲片，已經製好出賣了，他就送我兩本那個留聲片的課本，當時看見只有注音符號兒，沒有國語羅馬字，我就問他怎麼不把國語羅馬字加上去，他說：「在上海的日期不多，編這本課本連灌音，已經耽擱不少的時候兒，實在沒有工夫加上國語羅馬字；但是在去年裏頭已經說了，往後還要編一部說明，用國語羅馬字，注音符號兒，漢字三種對照。」我是一個很性急的人，急燥燥地說：「您這套片子拿來推行國語羅馬字是再好沒有的，不加上國語羅馬字是美中不足！」他又說：「您既然這麼熱心，我沒有工夫，請您替我翻成國語羅馬字，我自己來做說明吧。」我聽了這話真是受寵若驚，很不客氣地回到鄭州就着手翻譯，還要培風給我幫忙，沒多少時候兒，就把它翻好了。那個時候兒，開海工會的工作，就要開課，沒有國語

羅馬字的教材，這個留聲片國語羅馬字課本，雖然還有其他的許多問題，沒有解決，因爲等不及了，就把標準國音一部分先印出來；並且馬上寄一份兒給白先生，一份兒趙元任先生。趙先生把裏面不對的給改了寄回來了，寄給白先生的一份兒，許久沒有消息，我想他太忙，大概把那本東西擱起來了。

啊呀！白先生！您果真是死了嗎？您真的追隨着半農先生，永遠地去研究你們調查所得的材料去了嗎？但是，但是你們的研究所得，還能不能傳播到人間來呢？唉！這是一種夢想，絕對不會實現的！對於他的遺著的整理，我們同志間是人人有責的！雖然是很愚笨的我，也有一部份的整理的責任，我又怎麼能夠擱起他那本東西呢？如果把它真擱起來，怎樣對得起白先生？又怎樣對得起全國的民衆？努力吧！我們不能因爲這種損失而灰心，我們要完成死者沒有完的遺志；白先生九泉有知，也可以瞑目的吧？然而我們對於這種不幸的損失，怎能忍受得了呢？不由不捶胸痛哭了！

# 日本國語審議會官制

(十一月二十一日，一九三四)

溫錫田譯

第一條 國語審議會屬文部大臣監督，應其附屬，調查審議關於國語之事項。

關於前項事項，國語審議會得建議於各關係大臣。

第二條 國語審議會以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及委員三十五人以內組織之。

為調查審議特別事項，有必要時，得置臨時委員會。

第三條 會長，副會長，委員及臨時委員，依文部大臣之奏請，由內閣任命之。

第四條 會長總理會務；副會長輔佐會長，會長有事故時代理其職務。

會長及副會長有事故時，由文部大臣 指名之委員 代理其職務。

第五條 會長及副會長得於會議陳述意見，加入可否之數。

第六條 文部大臣依必要或會長有必要時，得命文部省高等官及其他認為適當者出席會議。

陳述意見。

第七條 國語審議會之職事規則由文部大臣定之。

第八條 國語審議會設幹事，依文部大臣之奏請，由內閣任命之。

幹事承會長及副會長之指揮，整理庶務，隨時受命從事關於國語之調查。

第九條 國語審議會置書記，由文部大臣任命之。

書記承會長副會長及幹事之指揮，從事於庶務。

附則 本令 自公布之日施行。

按：這審議會是新近從臨時國語調查會改組而來的，權力提高了，會長是所謂「大臣級」的南弘氏，曾任遞信大臣者也。這官制中較重要的大概是第一條的後半段，即權力提高之所在，一建議權及於各省，不僅只一文部，一為前此所無者也。此據報載云云。

## 完成簡字運動計劃提要

陳光堯

按：此計劃雖希望政府及社會團體援助，但並非「募捐」性質。且其大部分係對書局而言，故有「助成簡字運動為一本萬利」之語，亦非敢謂學術為商品也。特先聲明於此。

我國現行文字筆畫繁多，認讀記憶皆感困難，以致教育不周，民智不開，更使國家貧弱至於極點，凡屬明達皆引為深憂。故近十餘年來，國人有種種改良漢字之擬議，如國語羅馬字及世界語，即其主張之較著者也。惟此

項文字俱屬拼音制，與我國舊有形象象字之漢字習慣相去太遠，故雖經多數人多年之鼓吹，向未能現諸事實。然而我國現行楷字之繁雜，以「時代」論之，已至水深火熱之期，非速加以易收實效之改良，殆不足以挽救國家之危亡。其足當此重任者，則作者研究多年之簡字是也。此種簡字乃簡體俗字簡體古字及直線草字之綜合，其不足者則加以有根據之增補，字數共有二萬餘個。而其體式又皆為我國歷來舊有之文字，或流行於各地社會，或散見於法帖典籍，國人習用已久，印象已深；所差者，只是未經人加以科學之整理與介紹而已。至於簡字之原則，體式，推行，利益各點，俱已詳見拙作簡字叢書六種，茲不贅述。（叢書詳見下文，內有簡字論集初稿二種，皆已出版。）但欲完成此簡字運動，須有一宗巨款補助方克收效，其款數愈多，則收效亦愈速愈大，茲分五步略述如下：

第一項，改作簡字書叢書四種，共須經費約四千元。按：（1）拙作簡字方案一書原稿，曾於十七年由中央委員李石曾先生贈去，擬作中法大學學術叢刊。但事隔多年，作者研究簡字不無進步，故舊稿急須改作。其修訂本之篇幅，預計約近十萬言，大致須三月可以完成。（2）作者於十八年所編中華簡字表原稿，當時為求「通俗」起見，所列簡體甚少，亦未將根據敘入。現擬以「國學」為立場，引經據典將原稿大加擴充，使成為我國古今來各種簡體文字最宏博之府庫。表中共有簡字二萬餘個，根據註解文字約三十萬言，預計約須九

月可以完成。（3）拙作簡字偏旁表原稿，亦須擴充改編。其中有部首及右旁共四百餘個，篇幅約五萬言，大致二月可以完成。（4）作者於十六年所作簡字論集一書，已於二十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但近年重讀此書，覺其方法與文字多不合用，亦非改作不可，其工作時間大約亦須二月。上列四書之改作，共計約須一年又四月之充際。今作者因歷年撰文用腦過度，患神經衰弱症甚劇，故修訂各書，尚須雇助手一人，書記一人，進行方能順利。以上作者之生活費，（內有債務月息數十元），及雇員薪水，著作用品等費，每月最少須二百五十元，則一年又四月之時間，即約須經費四千元如上數。

第二項，印書六種，共須印費約一萬二千元。按：各種簡字拙作既脫稿，自以刊印廣佈為急務。各書皆以上等報紙三十二開本之標準計算，（即商務出版之拙作簡字論集式樣），則簡字方案約有一百頁，（每頁即二Page，下全），中華簡字表約有三百頁，簡字偏旁表約有六十頁。以上三書因其中須刻新字過多，不能用鉛印，須照相製為鋅版印刷，故需費稍多。簡字論集三種，各書約一百頁，可用鉛字排印，故需費亦較廉。茲將各書須印冊數及印費估計列後，以資參覽：

1 簡字方案；印二萬四千冊，每頁製版，印刷，紙張，裝訂等費共約二十一元，則一百頁即須印費約二千一百元。

2 中華簡字表；印二萬四千

冊，每頁製版，印刷，紙張，裝訂等費約二十一元，則三百頁即須印費約六千三百元。

3 簡字偏旁表；印一萬冊，每頁製版，印刷，紙張，裝訂等費共約十一元，則六十頁即須印費約六百六十元。

4 簡字論集初集；排印一萬冊，每頁排版，紙型，印刷，紙張，裝訂等費共約十元，則一百頁即須印費約一千元。

5 簡字論集續集；再版一萬冊，每頁印刷，紙張，裝訂等費共約九元，則一百頁即須印費約九百元。

6 簡字論集三集；排印一萬冊，此書與簡字論集初集相同，約須印費一千元。（各書封面皆算入裝訂費內。）

7 各書附帶零件，製印費共計約須四十元。

以上六書合計，共須印費約一萬二千元。我國現在人口，若以四萬八千萬之總數計之，約須二萬人方能讀到簡字方案或簡字表一冊。故上列各書印冊數實極微少，以書普及而相去甚遠也。吾人惟有俟第一版書出版後，以所得一部分書款陸續再印，逐漸求其普遍而已。不過萬餘元之印書費為數亦甚巨，如無此款，亦可將上開各書先印半數，其印費至少須六千元；否則各書即無須印行，印出效力亦甚微弱也。

第三項，創製簡字鋼模六種

。共須款約一萬元。按：我國印刷界所用印書之鉛字，最普通者，自頭號字至六號字止，共有六種大小不同文字無異之字體。其中頭號字最大，六號字最小，最常用者則為四五號。每號鉛字全套計有六千八百餘個，惟有一部分不常應用。但此種鉛字皆係宋體，其筆畫較通行楷字尤為繁雜。今吾人以此繁雜無比之宋體鉛字，印書印報以傳佈知識，更屬陋步自封之道。故欲推行簡字以開民智，非用簡體鉛字印行刊物不可；而欲以簡字印行刊物，更非先行創製簡字鋼模不為功。

此種鋼模，我國向以商務印書館所製為最佳，售價亦較昂，大致中號者每粒須洋二角，過大或過小者，其價更貴。但此鋼模皆係由現成鉛字範出者，其事甚為容易。若欲另製簡字鋼模，即須另刻範鋼模之簡體鉛字，其工價必更昂貴，大約恐非四角一粒不可矣。此外，若由小印刷材料店代製簡字鋼模，大致二角一粒亦可；但此貨惡劣不堪應用，於己反不為算。茲由以上二價折中，定每粒簡字鋼模製價為三角，吾人常用簡字並以五千個計算，則每副簡字鋼模須費為一千五百元。大小六種簡字鋼模，即須費約九千元。但頭號及六號鋼模，工價皆較昂貴；故預算全部之簡字鋼模，共須刻製費約一萬元如上數。（未完）